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十二樓
第二十六回 鶴歸樓第一 安恬退反致高科 忌風流偏來絕色

詩云： 天河盈盈一水隔，河東美人河西客。

耕雲織霧兩相望，一歲綢繆在今夕。

雙龍引車鵲作橋，風回桂渚秋葉飄。

拋梭投杼整環佩，金童玉女行相要。

兩情好合美如舊，復恐天雞催曉漏。

倚屏猶有斷腸言：東方未明少停候。

欲渡不渡河之湄，君亦但恨生別離。

明年七夕還當期。不見人間死別離，朱顏一去難再歸！

這首古風是元人所作，形容牛女相會之時，纏綿不已的情狀。這個題目好詩最多，為何單舉這一首？只因別人的詩，都講他別離之苦，獨有這一首，偏敘他別離之樂，有個知足守分的意思，與這回小說相近，所以借它發端。

骨肉分離，是人間最慘的事，有何好處，倒以「樂」字加之？要曉得「別離」二字，雖不是樂，但從別離之下，又深入一層，想到那別無可別、離不能離的苦處，就覺得天涯海角，勝似同堂，枕冷衾寒，反為清福。第十八層地獄之人，羨慕十七層的受用，就像三十二天的活佛，想望著三十三天，總是一種道理。

近日有個富民出門作客，歇在飯店之中，時當酷夏，蚊聲如雷。自己懸了紗帳，臥在其中，但聞轟轟之聲，不見嗷嗷之狀。回想在家的樂處，丫鬟打扇，伴當驅蚊，連這種惡聲也無由入耳，就不覺怨恨起來。另有一個窮人，與他同房宿歇，不但沒有紗帳，連單被也不見一條，睡到半夜，被蚊蛇叮不過，只得起來行走，在他紗帳外面跑來跑去，竟像被人趕逐地一般，要使渾身的肌肉動而不靜，省得蚊蛇著體。富民看見此狀，甚有憐憫之心。不想哪個窮人不但叫苦，還自己稱贊，說他是個福人，把「快活」二字叫不絕口。富民驚訝不已，問他：

「勞苦異常，哪些快樂？」窮人道：「我起先也曾怨苦，忽然想到一處，就不覺快活起來。」富民問他：「想到哪一處？」

窮人道：「想到牢獄之中罪人受苦的形狀，此時上了甲牀，渾身的肢體動彈不得，就被蚊蛇叮死，也只好做露筋娘娘，要學我這舒展自由、往來無礙的光景，怎得能夠？所以身雖勞碌，心境一毫不苦，不知不覺就自家得意起來。」富人聽了，不覺通身汗下，才曉得睡在帳裡思念家中的不是。

若還世上的苦人都用了這個法子，把地獄認做天堂，逆旅翻為順境，黃連樹下也好彈琴，陋巷之中盡堪行樂，不但容顏不老，須鬢難皤，連那禍患休嘉，也會潛消暗長。方才哪首古風，是說天上的生離勝似人間的死別，我這回野史，又說人間的死別勝似天上的生離，總合著一句《四書》，要人「素患難行乎患難」的意思。

宋朝政和年間，汴京城中有個舊家之子，姓段名璞，字玉初。自幼聰明，曾噪「神童」之譽。九歲入學，直到十九歲，做了十年秀才，再不出來應試。人間他何故，他說：「少年登科，是人生不幸之事。萬一考中了，一些世情不諳，一毫艱苦不知，任了癡頑的性子，鹵莽做去，不但上誤朝廷，下誤當世，連自家的性命也要被功名誤了，未必能夠善終。不如多做幾年秀才，遲中幾科進士，學些才術在胸中，這日生日大的利息，也還有在裡面。所以安心讀書，不肯躁進。」他不但功名如此，連婚姻之事也是這般，惟恐早完一年，早生一年的子嗣，說：

「自家還是孩童，豈可便為人父？」又因自幼喪親，不曾盡得子道，早受他人之奉養，覺得於心不安。故此年將二十，還不肯定親。總是他性體安恬，事事存了惜福之心，刻刻懷了凶終之慮，所以得一日過一日，再不希冀將來。

他有個同學的朋友，姓鬱，諱廷言，字子昌，也是個才識兼到之人，與他的性格件件俱同。只有一事相反：他於功名富貴看得更淡，連那日生日大的利息也並不思量，覺得做官一年，不如做秀才一日，把焚香揮塵的受用，與簿書鞭撻的情形比並起來，只是不中的好；獨把婚姻一事認得極真，看得極重。他說：「人生在世，夯事可以忘情，只有妻妾之樂、枕席之歡，這是名教中的樂地，比別樣嗜好不同，斷斷忘情不得。我輩為綱常所束，未免情興索然，不見一毫生趣，所以開天立極的聖人，明開這條道路，放在倫理之中，使人散拘化腐。況且三綱之內，沒有夫妻一綱，安所得君臣父子五倫之中，少了夫婦一倫，何處盡孝友忠良？可見婚娶一條是五倫中極大之事，不但不可不早，亦且不可不好。美妾易得，美妻難求，畢竟得了美妻，才是名教中最樂之事。若到正妻不美，不得已而娶妾，也就叫做無聊之思，身在名教之中，這點念頭也就越於名教之外了。」他存了這片心腸，所以擇婚的念頭甚是激切。只是一件：「要早要好」四個字，再不能夠相兼，要早就不能好，要好又不能早。自垂髫之際就說親事起頭，說到弱冠之年，還與段玉初一樣，依舊是個孤身。要早要好的也是如此，不要早不要好的也是如此。

倒不如安分守己的人，還享了五六年衾寒枕冷的清福；不像他爬起爬倒，怨恨天公，趕去趕來，央求媒的，受了許多熬煉奔波之苦。

一日，徽宗皇帝下詔求賢，凡是學中的秀才，不許遺漏一名，都要出來應試，有規避不到者，即以觀望論。這是什麼緣故？只因宋朝的氣運一日衰似一日，金人的勢燄一年盛似一年，又與遼夏相持，三面皆為敵國，一年之內定有幾次告警，近邊的官吏死難者多，要人銓補。恐怕學中士子把功名視作畏途，不肯以身殉國，所以先下這個旨意，好驅逐他出山。

段、鬱二人迫於時勢，遂不得初心，只得出來應舉。作文的時節，惟恐得了功名，違了志願，都是草草完事，不過要使廣文先生免開規避而已。不想文章的造詣，與棋力酒量一般，低的要高也高不來，高的要低也低不去，鄉會兩榜都巍然高列。

段玉初的名數，又在鬱子昌之前。

卻說世間的好事，再不肯單行，畢竟要相因而至。鬱子昌未發之先，到處求婚，再不見有天姿國色，竟像西子王嬙之後，不復更產佳人；恨不生於數百年之先，做個有福的男子。不想一發之後，到處遇著王嬙，說來就是西子；虧得生在今日，不然，倒反要錯了機緣。

有一位姓官的仕紳，現居尚寶之職。他家有兩位小姐，一個叫做團珠，一個叫做繞翠。團珠係尚寶親生，繞翠是他姪女，小團珠一年，因父母俱亡，無人倚恃，也聽尚寶擇婚。這兩位佳人，大概評論起來都是人間的絕色，若要在美中擇美，精裡求精，又覺得繞翠的姿容更在團珠之上。京師裡面有四句口號云：

珠為掌上珍，翠是人間寶；王者不能兼，舍團而就繞。

為什麼千金小姐有得把人見面，竟拿來編做口號傳播起來？

只因徽宗皇帝曾下選妃之詔，民間女子都選不中，被承旨的太監單報她這兩名，說：「百千萬億之中，只見得這兩名絕色，其餘都是庸材。」皇上又問：「二者之中，誰居第一？」太監就丟了團珠，單說繞翠。徽宗聽了，就注意在一邊。所以都人得知，編了這四句口號。

繞翠將要入宮，不想遼兵驟至，京師閉城兩月，直到援兵四集，方得解圍。解圍之後，有一位敢言的科道上了一本，說：

「國家多難之時，正宜臥薪嚐膽，力圖恢復。即現在之嬪妃，尚宜縱放出宮，以來遠色親賢之譽，奈何信任讒闖，方事選擇？如此舉動，即欲寇兵不至，其可得乎！」

徽宗見了，覺得不好意思，只得勉強聽從，下個罪己之詔，令選中的女子仍嫁民間。故此，這兩位佳人前後俱能倖免。

官尚寶到了此時，聞得一榜之上有兩個少年，都還未娶，又且素擅才名，美如冠玉，就各央他本房座師前去作合。

鬱子昌聽見，驚喜欲狂，但不知兩個裡面將哪一個配他？

起先未遇佳人，若肯把圍珠相許，也就出於望外。此時二美並列，未免有舍圍就繞之心，只是礙了交情，不好薄人而厚己。

誰料天從人願，因他所中的名數比段玉初低了兩名，繞翠的年庚又比圍珠小了一歲，官尚寶就把男子序名，婦人序齒，親生的圍珠配了段玉初，撫養的繞翠配了鬱子昌。原是一點溺愛之心，要使中在前面的做了嫡親女婿，好等女兒榮耀一分，序名序齒的話都是粉飾之詞。

鬱子昌默喻其意。自幸文章欠好，取得略低，所以因禍得福，配了絕世佳人；若還高了幾名，怎能夠遂得私願！段玉初的心事又與他絕不相同，惟恐志願太盈，犯造物之所忌。聞得把圍珠配他，還說世間第二位佳人不該為我輩寒儒所得，恐怕折了冥福，虧損前程。只因座師作伐，不敢推辭，哪裡還有妄念！

官尚寶只定婚議，還不許他完姻，要等殿試之後授了官職，力才合巹，等兩位小姐好做現成的夫人。不想殿試的前後，卻與會場不同，鬱子昌中在二甲尾，段玉初反在三甲頭。雖然相距不遠，授職的時節，卻有內揜外補之別。況且此番外補，又與往歲不同，大半都在危疆，料想沒有善地。

官尚寶又從勢利之心轉出個趨避之法，把兩頭親事調換過來。起先並不提起，直等選了吉日，將要完姻，方才吩咐媒婆，叫她如此如此。這兩男二女總不提防，只說所偕的配偶都是原議之人，哪裡知道金榜題名就是洞房花燭的草稿，洞房花燭仍照金榜題名的次序，始終如一，並不曾紊亂分毫。知足守分的倒得了世間第一位佳人，心高志大的雖不叫做吃虧，卻究竟不曾滿願。可見天下之事都有個定數存焉，不消逆慮。